

第三者

李树荫 著

DISHANZHEDISHANZHE

I247.5
3481

第三者

李树荫 著

B1C95/14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 三 者

李树荫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华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93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900册

*

ISBN7-5059-0781-6/I·531 定价:3.20元

目 录

引子，也是尾声·····	(1)
一 在倾斜的大地上·····	(3)
二 人间犹有未烧书·····	(15)
三 她从梦中来·····	(26)
四 荒野上燃起了火光·····	(38)
五 本是同根生·····	(45)
六 断肠人在天涯·····	(55)
七 山村，隐没在夜幕深处·····	(69)
八 一定要打扮一新·····	(77)
九 新婚之夜在战栗·····	(84)
十 团聚的变奏曲·····	(92)
十一 在那忧愤的眼神里·····	(100)
十二 前面是绿洲，还是海市蜃楼？·····	(109)
十三 举起祝福的酒杯·····	(119)
十四 难以弥补的裂痕·····	(129)
十五 脚下，就是陷阱·····	(138)
十六 时间，绞拧着两颗心·····	(150)
十七 在生活的废墟上·····	(158)

十八	中天月色好谁看·····	(169)
十九	“幸福村”里的“共同体”·····	(181)
二十	女人，不是月亮·····	(190)
二十一	爱过才知情重·····	(198)
二十二	微妙的变化·····	(207)
二十三	暴风雨之夜·····	(216)
二十四	残酷的判决·····	(225)
二十五	人生何处不相逢·····	(235)
二十六	死亡的婚姻·····	(244)
二十七	难以逾越的鸿沟·····	(255)
二十八	我呼唤“第三者”·····	(267)
二十九	撕破这张无形的网·····	(278)

引子 也是尾声

鸣——汽笛长鸣，山谷回应。

轰隆——车轮滚动，撞击心胸。

她，一个还算年轻的女军人，跟随着列车奔跑起来。一声声呼唤着她心爱的人！——不管别人会投来什么样的目光；不管丈夫还会怎样报复；也不管组织上会怎样严厉处置。为了让幸福穿过艰难的“凯旋门”，她准备迎接更大的风雨！

她没想到——她和他还会重逢。

她更没想到——他们的相会竟使他背上了一个可耻的罪名——第三者。不错，他确实是个第三者。这个专用名词足以使一个人身败名裂，处境难堪。然而，有谁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有谁知道这一切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

为了他，为了他们的爱情，她要写一本书。

此刻，她久久地佇立在站台上，静静地目送着列车远去……止不住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迷濛的泪眼里，却又含着笑意……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她想——时间是个伟大的作家，它会写出未来的结局。
他的故事很长，该从哪里开始呢？

一 在倾斜的大地上

……“乌鲁木齐——北京”的木牌歪挂着，象是随时都要掉落下来。车厢里已经拥挤不堪，一片吵嚷；而车下还有大批的红卫兵蜂拥而至，象一片潮水似的撞击着车厢门口，然而门口依然堵塞着，很难再挤进去了。

“同学们，快来！这趟车也是去北京的！”

他们发现了“新大陆”，立刻掉转方向，涌了过来。

“同学们，这是‘专列’，不能上！这是‘专列’……”

“什么‘专列’？天塌地裂，我们也要上！”

“造反有理！冲呀！”

没办法，真是无法无天了！“专列”上的人们见此情景，简直是恍如隔世，惊诧不已。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戈壁深处进行绝密的尖端试验，哪里见过这种阵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特大喜讯：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是……”

随着激昂的广播声，“专列”开出了兰州车站，由西向东，呼啸奔驰。西北高原上，朔风萧萧，浮尘弥漫。远处隐隐的山野，天边昏黄的霞云，仿佛都在随着列车的奔驰而跃动。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象大海洋！……

学生们敲起了手鼓，奏响了乐器，把欢快的颂歌纵情歌唱。原来，学生们当中有一支北京艺术院校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了包乘这趟“专列”的旅客恰巧是刚刚完成了导弹核武器试验任务的无名英雄们，而在热情地进行慰问演出。一时间，车厢里热火朝天，喜气洋洋，宛若满江的春潮随着车轮的滚动在有节奏地摇荡……

东方巨龙一声吼，

惊天动地群山抖！

雷鸣电闪传捷报，

特大喜讯震五洲！

一个小伙子高声喊叫了一段顺口溜，竟引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个年代，一切都是火红的，狂热的。即使是一句革命口号，也会使人热血沸腾！

卫阳，我们的主人公出场了。此刻，他挤到了雷凯的身边，也和大家一样使劲地拍着巴掌。他，年近三十，高高的个头，四方的脸膛。浓眉大眼，显得英气勃勃；穿一身干净的工作服，又显得平平常常，朴实无华。雷凯的模样不如卫阳。相比起来，他有些矮胖，头发乱蓬蓬，穿衣服也有些邋遢。他是卫阳的老同学和好朋友，彼此要好，无话不谈。早在同去“哈军工”上学的时候，他俩就一见如故。毕业分配时，他们又一起被选拔到航天设计研究院，在总体设计部工

作。完成了这次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任务，他俩将全力以赴投身到“长城”火箭的设计研制上。这会儿，他们看着学生们演出的文艺节目，想到就要为我国的洲际导弹的诞生而大显身手，怎么能不感到豪情满怀，心潮激荡呢？

“请看多口词……”报幕的姑娘话音刚落，两男一女红卫兵神经质地冲杀出来：

杀！杀！杀！
杀向反修防修的战场！
捣毁旧世界的危楼败墙！
……炸它个碎片飞扬！
……踩它个一片稀浆！……

三个人拚力举拳，跺脚，轮番大叫大嚷。

“好家伙，火药味真足呢！”雷凯不由得惊叹，可他一看卫阳，这才发现卫阳没看多口词的表演，而是呆痴地望着那个报幕的姑娘出神儿呢！

“看什么呢？”雷凯捅了他一下。

卫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悄悄地说：“怎么样？她象国玉吧？”

“国玉？”雷凯会意地笑了。他知道国玉是卫阳初恋的女友，由于院里政审没通过，他们不得不忍痛割断了爱情的纽带，已经分手好几年了。雷凯也暗自端详了一番那报幕的姑娘，又说：“不错，有点象，但她比国玉更漂亮，真是绝色美人儿！”

美人儿？这个词似乎不合时宜。卫阳不由得往左右看了

看，示意雷凯小点儿声。而他的目光依然投在那个报幕的姑娘身上。

她，身材秀美颀长，胸部丰满隆起。浓密的乌发扎成双辫，衬出一张洁白姣好的脸庞。一双含笑的大眼睛晶莹有神。由于眼窝较深，睫毛又长，颇有点混血儿的模样，实在迷人……尽管她也象伙伴们一样穿着蓝裤子，军上衣，但她的浑身上下都给人一种青春焕发、潇洒自如的美感。

接着，这位姑娘落落大方地站了出来，给大家独唱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万里雪飘……

她，音色柔美，吐字清晰；曲调跌宕起伏，委婉悠长。真是美极了！卫阳觉得她的歌声宛若飞飘的雪花，又似奔流的春水，从她的心里往外飘流，飞洒，轻拍着自己的心岸，激荡起感情的浪花……他呆痴地望着她，就象望着一幅妙不可言的画。他似乎觉得她无意中发现了自己，正向自己微微一笑呢！顿时，象有一种神奇而无形的拨弄，使他心旌摇动，欲念升腾……

“怎么样？一见钟情了？”雷凯咬着卫阳的耳朵嘀咕，“跟她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吧。”

“去去，别异想天开。”

“我还有什么好想的？你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嘛！这些

年，咱们只顾盯着‘上天的美人儿’出神儿，也该看一看这‘地上的美人儿’了。等会儿，我来给你牵线儿，怎么样？”

卫阳咧嘴一笑，没说什么。他只当雷凯是开玩笑，没有认真。不过，他倒真希望雷凯能给他帮帮这个忙。几年来，失落的初恋早已化为回忆，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消失了，他心灵的创伤逐渐愈合了，他现在只有重新寻求自己的爱情。不久前，在试验基地，雷凯和一个参军的女同学谈上了恋爱，对他还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刺激哩！

等节目演完了，卫阳刚回到自己的铺位上，没想到雷凯果真把那个美人儿给带来了，真是天随人愿啊！原来，姑娘叫方婕，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她唱歌这么好，学的却是话剧表演专业，可见她的才华也象她的相貌一样出众。

相互介绍，握手寒暄了几句，雷凯又添油加醋对方婕说：

“卫阳是我们院里又红又专的拔尖人物。他什么都好，就是见不得生人。他很想找你们串连串连，可又不好意思，只好让我去请你来传经送宝。”

“谈不上传经送宝，认识你们很高兴，咱们随便聊聊吧。”方婕莞尔一笑，不卑不亢。

卫阳心想，雷凯真行！居然找了个“革命串连”的名义，倒也冠冕堂皇，顺理成章。于是，他们便围绕着眼前的局势交谈起来。

“你们院里有个陆副院长吧？”方婕冷不丁地问。

“对，技术副院长兼总设计师，我们都叫他陆总。”卫阳说，“你认识他？”

“认识。”方婕一笑，“我跟他的女儿是同学。听说他

已经被揪出来了，群众对他的问题怎么看呢？”

卫阳思谋起来，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雷凯遗憾地把双手一摊：“对不起，这无可奉告。”

“怎么？对我还保密？”方婕抿嘴一笑，黑亮的眼睛里闪出顽皮的火星。

“不不。”卫阳赶紧解释，“我们离开北京快有三个月了，对院里的运动情况不太了解，等我们回去摸摸底，一定告诉你。”

“对对，让咱们保持联系。”雷凯立刻给方婕写下了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

这时，卫阳忽然想起还有两个哈密瓜，立即从铺下拿出来招待方婕。

“不，不能切。”方婕说，“这准是给家里人带的，一定要留着。”

“他呀！”雷凯笑了，并做了个怪样。“两腿一抬，全家上路，还没顾上找对象呢！”

“是吗？”方婕眼帘一挑，嘴角上浮现出一丝俏皮的笑意。

卫阳瞪了雷凯一眼。

雷凯不服气地说：“瞪我干啥？单身汉的问题还需要保密吗？”

“哈哈……”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哈密瓜切开了。瓜肉洁白如玉，蜜汁横溢，吃到嘴里清凉爽口，味道甘美。在这漫长的旅途上，真是滋润心田的好东西呀！而对卫阳来说，真正滋润心田的还是他对方婕的第一眼印象。他盼望今后能经常和她来往，相互了解……

两个月后的一天，方婕给卫阳打来了电话，打听陆总的情况，并约请卫阳到她家里，和陆总的女儿面谈。

“方婕，我一定去！”卫阳把听筒攥得紧紧的，生怕失去了这次机会。

卫阳从未见过陆总的女儿，只知道陆总的家在航空学院，因为他的妻子在北航任教。平时，陆总住在院里，一般人很少接触他家里的人。

卫阳如约来到，方婕热情接待。可是屋里除了方婕，再也没有别人在，卫阳感到奇怪。

“方婕，陆总的女儿呢？”

“怎么？你没想到吗？”方婕直笑，“上当受骗了吧？”

“原来，你就是……”卫阳恍然明白，想了一下，又问，“那你怎么姓方？”

“我妈妈姓方，我叫陆方婕，还有个弟弟叫陆方河。这样，既随父母双姓，又是父母相结合的意思。你看，老俩口热衷于科学和教育，连给我们起名字，说的都是大实话。不过，平时为了方便，我就叫方婕。那回在火车上，我怕引起你们院里的人注意，只好谎称同学关系，真是对不起。”

“这没什么。”

卫阳应着，心里却搞不清：这么一来，两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远了还是近了昵？

方婕先讲了讲家里的近况。原来，她的妈妈也被关进一个什么学习班“触及灵魂”去了。她的弟弟整天忙着闹“革命”、编小报，很少回家。本来，家里还有个老保姆，有点

亲戚关系，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可是，学生们来造反，硬说这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竟把老保姆赶回江苏老家去了。

卫阳同情这一家人的遭遇，暗自感佩方婕的自主精神。想一想吧，父母都身处逆境，而她却能投身革命，追求理想的光源。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呀！但他也看出她的神情不象在火车上那样开朗了，她那双亮如秋水的眼睛变得有些迷惘了。

“卫阳，真给你添麻烦了。我爸爸……到底怎么样？”因为她曾两次到设计院探望父亲，都没见到，院里还说是她父亲不肯见，这使她疑惑不解，越发担忧，这才烦请卫阳来谈谈情况。

卫阳说：“我打听了，是陆总不肯见你……”

“为什么？”

“陆总说，他不愿让家里人见到他现在的模样，怕你们难受。他要我转告你和伯母，一定要珍重，一定要活下去，绝不能失去信心！”

随即，卫阳便讲了讲陆总的处境。方婕听了，眉头紧锁，神色凝重。她那本来是白里透红、青春洋溢的脸颊，一时也失去了血色。

“唉，爸爸真是太倒霉了，可我又该怎么办呢？”她忧伤地诉说，“我和弟弟从小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爸爸受到冲击以后，我一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太重感情。我首先不能多想父母有多么好，而要狠挖家庭对我的影响。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愿去经风雨，见世面的。可是，当我看到我的老师，想到我的父母——他们被戴上了高帽子，被游街示

众，被人用拳头砸，用唾沫唾，被人压倒在地上跪着请罪，甚至被人用和了胶的墨汁从头上浇下去……我的心碎了，我的立场动摇了……难道他们是罪该万死的坏人么？难道革命就该这样惨无人道吗？”

她垂头哀泣，泪水涟涟。

卫阳心乱如麻，不知该怎么安慰她。

窗外，一阵寒风吹落树枝上的残雪。晶莹的、细小的雪花飘落了，消失了，又飘落了……卫阳觉得脑子里有一连串的问号和惊叹号，也象雪花一样在随风飘落，引带着一幕幕往事徐徐飘来……

“方婕，别太难过。陆总是怎样的一个人，许多同志心里都是明白的。我自己就有亲身的体会……”

方婕抬起头来，静静地期待他说下去。

“前几年，院领导在工作上思想冒进。我们这伙年轻人更是头脑发热、急于求成。陆总几次告诫我们必须科学求实，我们不但不听，反倒认为他是保守。尤其是我，一见陆总就有气。有一次，我带着日夜苦战搞出来的设计方案向他汇报。他非但不支持，反而泼冷水，当时我也上火了，冲着他喊叫：‘你这是保守！照你这么干什么时候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这样，我落下了一个名声：卫阳胆子大，敢冒犯陆总。

“不久，我们搞出来的火箭运到基地试验。点火起飞的头几秒钟，火箭隆隆上升，直冲云霄。我们高兴得真想倒在沙滩上打滚儿。可是，起飞到十几秒，箭体忽然摇摆，象个醉汉东倒西歪；紧接着，火花迸射，炸成了碎片，纷纷坠落下来，真吓人呀！我们跑向坠落的残骸，看着看着都哭了，不

是默默地流泪，而是失声痛哭，是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当时，陆总也哭了，但他没有责怪我们，而是检讨自己说：‘没想到连二十秒也没飞到，可见我也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呀！’……

“这次惨败，给全院打了一针清醒剂，也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对陆总暗自敬佩，可别人还以为我敢和他作对。所以，‘四清’的时候，工作组就指派我跟随陆总下车间劳动，实际上是让我监督他的表现，随时汇报。可我和他接触多了，越发感到他不仅在工作上有真才实学，而且对许多思想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有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但根据工作组的指示，我又不能不和他唱几句对台戏。陆总知道我有难处就笑笑说：‘算了吧，别装成僵死的小教条，让你长点见识有什么不好？’是的，我跟着陆总长了不少见识。我开始深思了，我感到有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看待了，我觉得他是真正的良师益友，于是常常忘了监督他、改造他的任务。就象登台演戏一样，我忘了化妆，也不愿再去化妆。我为自己的转变感到惊奇，也感到苦恼。不久，幸亏工作组撤了，耿涛院长为陆总的所谓‘政治问题’辟谣，恢复了他的工作。原来工作组怀疑你们家的保姆是暗藏的特务，和陆总有直接联系……”

“什么？简直是海外奇谈，哪有这回事呀！”方婕笑了。

“是的，陆总是清白的，是打不倒的！时间会给他做出公正的结论！”

“好啊！闹了半天，你是给我吃宽心丸呀！……”方婕忍不住地格格直笑，起身给卫阳续茶。“谢谢你的好意，卫